天涯诗海

响水甸的秋画

■ 曹卫

在响水甸的秋光中，
一位老画家蹒跚而来，
穿越春的娇艳与夏的热烈。

画板架起，面对未竟的长卷，
秋风似灵动的使者，
轻拂水面，波光如梦如幻。
山色倒映，与苍穹携手共绘诗篇。

他凝视，目光如炬，
捕捉每片落叶的低语，
每缕秋阳的柔情，
每座山川的雄浑誓言。

画布之上，色彩欢舞，
金黄与深绿，是秋的丰饶礼赞，
蓝白交融，是天的静谧诗篇。

他的笔触，是深情的倾诉，
心中，满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恋。

水库的宁谧在画中安睡，
山川的雄伟傲然挺立，
秋天的深情款款流淌，
岁月的沉淀厚重而庄严。

当终笔落下，秋景定格，
画中是响水甸的灵魂，
更是他对世界的挚爱火焰。

秋水长天，融为一体，
在他笔下，化作永恒的思念。

平静的湖水

（外一首）

■ 张泽雄

平静的湖水，被秋挽着
看上去没有露出不安
清冽和刺骨躲在暗处，如一串
不动声色的漪涟
一个个破绽
轻轻散开。或者，像一些枯黄的坠叶
沿着老屋下午的光线
落入平原，这个巨大的窟窿里
没有丁点声响
天暗下来了，远处的水面不再孤单
岸柳扶着晚风，一阵紧逼
灯火抱成一团
往事开在野菊的香气里
用一堆纸灰，收集先人赤脚剪下的光阴
我看见秋天
在湖面上收拢自己

门前乌桕树

门前，一棵乌桕每天都在眼皮子底下
静立或晃动
没有谁栽下它
老父说门口要被树林子占光了
这棵野乌桕也没砍
看着它从凿子把长的小苗苗
陆续没膝、过顶……
看四季流年，看一树细腻的心形叶
如何转绿、变暗。一首抒情诗
已提前埋下伏笔
一个故事，越写越跌宕
越写越完整、丰盈
深秋，满树冠上木梓炸开
乌桕顶了一头白花。不几日
被一群灰喜鹊啄食光。坐在家门口
每天静待太阳升起落下
一树红叶，亦会心生欢喜

百家笔会

父亲的秋天

□ 张金刚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要不,你试着去收些?”我一摊手:“我也找不到。”父亲心生怅然:“说来也怪,村里人越来越少,山里的东西也没以前丰盛了。难道大山、土地也老了?”

父亲坐在檐下台阶上，抽一口自己卷的大叶烟，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是皱纹的脸。烟叶，父亲种了一辈子；叶烟，父亲抽了一辈子。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才解乏，才舒坦。

这大叶烟种子，不知在父亲手上沿袭了多少代。每个秋天，父亲都会将当年的烟叶精心收回，晒干，码好。闲暇时，揪一片叶，捻碎；扯几条纸，卷好。如此，“吧嗒吧嗒”抽上一个春秋。来年秋天，再续上。父亲脚边躺着的那捆新鲜烟叶，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碧绿模样，可那个被叶烟消磨的男人，却已苍老成记忆中爷爷最后几年的模样。

秋天的父亲，活儿最重、最忙碌，可陶醉于大叶烟中的他，又是笑容最多、最灿烂的。我知道，陶醉他的，不全是那枯黄呛人的烟叶，而是轮回几十年的秋收，即使他的秋收半径越来越短。

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勾起我青少时代痛并快乐的回忆。父亲曾带我在每个初秋，扛着板凳，拿着铁钩，挎着篮子，将墙角地边、沟谷河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晒出好几尼龙袋干花椒，换笔不小的收入。虽然双手拇指、食指被圪针扎得满是黑点，可心是欢喜的。想来，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老了，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大都死了。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可我不敢登高上树，就晒了这两斤，够咱们吃就行。”看着眼前愈发矮小、走路有些颤巍的父亲，若见他踮着脚，伸长手臂，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的样子，莫名有些心疼。

我抓了一小半打算带走，父亲却将那一多半递给我:“新鲜花椒味儿好，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我欣然接过:“他们肯定会爱上这味道。”父亲笑得很得意:“爱上？那你们明年秋天可要回来摘呀！”我满口应承:“保证‘扫荡’干净！颗粒归仓。”

花生，父亲种了两分地，也只是够吃，步行五分钟就到。叶子已然泛黄，布满黑点，到了该收的时候。父亲弯腰沿地垄一路拔过去，缀着花生的花生苗堆了几堆。我提起一株，抖落沙土，一把将花生攥住，摘下放入篮中。边摘边吃，脆嫩的味道着实新鲜。拔完两垄，父亲也蹲下来摘。花生个大饱满，父亲乐得合不拢嘴。他却一颗也不吃，咬不动了。

当年，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生，一担担挑回。趁着清秋新凉，伴着蟋蟀欢鸣，一家人在灯下摘到半夜。那场景，如诗一般。屋顶上，第一批还未晒干，第二批又已续上。十几袋花生，炒食，榨油，出售，格外珍视。如今这两分地，只在屋顶铺了一小片，干花生只收了一大篮。我拿些放在客厅，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消遣，养胃，更如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

红薯是家乡的特产，家家都种，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可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逢人便说:“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薯，种些吃着方便！”我嗔怪道:“少种，千万别累着，买着吃也行。”父亲嘴上答应“少种”，可近年每年都会种三分。我只得春种时帮衬，秋收时充当主力，父亲只在边上指挥打下手。我已对农事略显生疏，只是努着劲忙活。

刨红薯，手掌磨出泡；撩藤蔓，胳膊累到酸；挑红薯，肩膀压得痛。想象不到瘦小的父亲，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顿觉坐在老田上、秋阳下，沉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孤勇者”，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秋。将红薯入窖时，父亲下意识地想要下到窖里，可试了几次，依然瑟缩的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于是，我下窖，父亲递，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作。一旁的父亲有些无奈，可又分明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你干得挺利索，这下冬天有得吃了。”想着窖藏红薯即将奉上一冬的温暖和甜蜜，我伸出拇指给了父亲一个赞。

路遇摘酸枣的邻家大嫂，父亲有些失落:“今年酸枣卖到六块多，可惜爬不了坡，一颗也摘不回来。”大嫂笑道:“往年，哪个秋天都得跟你抢着摘，这下算是你让着我们了。”父亲腰杆一直:“当年，我也是摘酸枣的能手，是吧？”这一点，我们都认同。可此刻，父亲自己认了输。

靠山吃山。从未出过大山的父亲，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秋来，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酸枣自不必说，柿子一泛黄，父亲便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泡了两水缸，烧火漤甜，让我们吃个够；野生板栗又面又甜，甭管长在沟谷哪里，父亲年年都会收些回家，给我们当零食；漫山的茅草、荆条是上好的柴火，父亲挥镰从山根割到山尖，每天挑两担回家，在屋后垛起高高的柴火；偶尔，还会给我装回几枚新奇的野鸡蛋。

眼下，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摘些，晒在窗台给我留着；柴垛一直在“吃老本”，父亲也习惯了用电用煤，那“噼噼啪啪”燃烧的土灶、满身的柴草烟火味道，倒让我倍感稀罕了；野生板栗、野鸡蛋，应该再也无法吃到了。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要不，你试着去收些？”我一摊手:“我也找不到。”父亲心生怅然:“说来也怪，村里人越来越少，山里的东西也没以前丰盛了。难道大山、土地也老了？”

确实，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成果的秀场，已繁华不再。金黄的玉米，火红的大枣、花椒，乱滚的核桃、黄豆、绿豆，饱满的花生、高粱、谷穗、芝麻……仿佛就在昨天，可转眼已成回忆。萧瑟秋风中，黄的、绿的槐叶落满屋顶，又被风吹起，落在院里，落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

我帮父亲摘掉落叶，他一脸苦笑:“脑袋上没几根毛儿了。”说着，起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小照片，递给我:“你看，我二十岁时，头发多黑多密多厚。”我也苦笑:“我都四十多了，头发也稀疏不少。秋风扫落叶，岁月不饶人呀！”我和父亲坐在秋风里，望着清冷消瘦的小院，谁也不再说话。

我拍了张“故园新秋图”发在朋友圈。在北京打工的二哥很快发来微信，要和父亲视频。父亲激动而局促，不知说啥好:“老二，你好啊？天凉了，多穿点。啥时候回家？你瘦了，我也成糟老头了……挂了吧！”他们都没说几句，看看就好。二哥留言给我:“越上岁数，越想老爹老娘，越想家。”我也是，也趁回家拿些父亲秋收的南瓜、丝瓜、白菜、萝卜等等，看望年迈的老爹老娘，陪他们吃顿饭，说说话。

父亲又点了一根大叶烟，抽得猛了些，烟雾呛得他直揉眼，也呛得我直揉眼。这个家、这个村、这方土地，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又走入一个秋天，虽在极力挽留，一切却日渐荒芜。我更明白，父亲及伴他同行近六十年的母亲，已坠入生命的深秋。我得常回家帮父亲“收秋”，为我们的余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

亲情家事

大脚母亲

□ 赵自力

小时候，常有乡亲们管母亲叫郑大脚。当时我听不惯，偷偷告诉母亲谁叫她大脚了。母亲笑着说:“脚大走四方，是好事呢。”

由于脚大，母亲走路感觉就像脚下生风一样。大步一迈，膀子一甩，不要一会儿，就把我们甩开一大截了。母亲走路快，做事也快，给人雷厉风行的感觉。那时常常要挑公粮，往往一同出发，母亲一口气挑到粮店，乡亲们还在半路。大家都说母亲有个好身板，母亲笑着说是有个好脚板。

母亲脚大，穿的鞋子自然大。那时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的，一针一线纳鞋底、做鞋子的情景，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母亲说，她的鞋子太大了，格外费布料，就经常打赤脚。时间一长，光脚走路就成了习惯。有时要走亲戚，母亲光脚走路，把鞋子放布包里，到了村口才穿上。一回到家，还没进院子，就连忙脱下鞋，让一双大脚在地上舒展。母亲说，脚一沾地，不燥不痒的，就格外舒服。

直到现在，已经年过七旬的母亲，依然喜欢打赤脚，特别是在夏天。不过，院子已经硬化了，赤脚走上去有点烫，母亲踮着脚、弯着腰小心翼翼地走着，样子格外好笑。我们也不强求，年纪一大把了，由着她老人家，么样舒服么样来。

父亲说，在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吃过很多苦，包括她的那双大脚。有年父亲患重病，在县人民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母亲隔天就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几十里路走着去走着回，有时回到家都到半夜了。这个故事，我听父亲说过许多次，每次都感动连连。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帮母亲洗洗她的大脚。那脚底全是茧，呈蜡黄色，摸起来厚厚的、硬硬的。这该是赤着脚走过多少路、打过多少血泡才结的茧啊。

去年中风后，母亲就很少打赤脚，怕走路摔着。她穿的是老布鞋，她说穿着舒坦，只是偶尔打打赤脚过过瘾。

母亲那双有力的大脚，走过山山水水，也走过了生活的坎坎坷坷。母亲用自己的大脚，丈量着老家每一寸土地，硬是走出了一条幸福路。

闲庭信步

临窗而望

□ 钱续坤

临窗而望，阳光高洁，绿树婆娑，村庄朴美如画。我们梦入家园，沿一条潺淙的溪水缓缓而行，许多明净的事物，于是在视野之外，在内心之中，悄然发出悸动的景象。

蔚蓝的天空，悠绵的炊烟，温柔的心境，这一切犹如牧歌的云朵，轻盈在无际的田野和无垠的乡愁里——没有忧戚，没有惊慌，也没有怀念，它们只是以其真实而平静的微笑，朝朝暮暮，将祖辈耕居的生活，雕镂成一帧帧景致素雅的窗花。

临窗而望，岁月平常。至爱的亲人，请把粗糙的双手伸进温馨的天籁，让虔诚的祝福，炙热的渴望，沉醉的思念，一回回在酣梦中，一次次在唢呐声里，舒畅地想象；让枝头的喜鹊，报晓的雄鸡，和平的鸽子，用清脆而又明快的曲调，欢快地歌唱。

我是泥土孕育的产儿，并且是永远不会背叛村庄的忠实子嗣。客居乡间，因而毅然选定临窗的位置，开始用亲切的话语和真诚的微笑，与经过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打着招呼；有时也直起身来，手搭凉棚，仰望荷锄的父老乡亲，躬耕于丰腴的黑土地——他们黝黑的脸庞，古铜的背脊，在熟稔的家园，终于构成一幅粗犷又含蓄的画像！

而我临窗的姿态，在长辈眼中，显得如此矫情；在晚辈看来，竟然这么造作……

四季回音

落桂花

□ 李专

桂乡咸宁，采收桂花的那个过程叫打桂花。

在桂花树下铺一张桂花被，过去这张桂花被，就是日常家居的被面或被单，现在则是专门的桂花被。如今的桂花被面料更适于收桂花，在相对应的两边穿进了硬质的横杆，更方便托举提放，尤其是桂花被的面积也大多了。

收桂花时，用竹竿敲打树枝，桂花瓣儿就纷纷扬扬落到桂花被上。待桂花瓣儿在桂花被上铺成几寸厚，再提起横杆将桂花瓣儿拢成一堆。然后，两人配合操作，用桂花筛，筛去小枝和树叶，留下清一色的桂花瓣儿。最后，把桂花瓣装进箩筐里。要堆得冒尖，挑起来，穿行在桂花园中，行走在田埂上，都是极好的风景。

这整个过程被称为打桂花，画面感极强极美，被很多的摄影家、画家表现出来，佳作不断。当年，儿子李不言上幼儿园时画的一幅《打桂花》，参加了中澳幼儿画展，20年后还受到组织方的回访和展览，衍生出许多的趣事和感动。

现在，人们把打桂花的过程拍成视频，那种美妙就更摄人心魄了。今天早上，我刷到这样一个打桂花的视频，把它转发给朋友们。其中一位朋友回帖:落桂花！

朋友家乡把打桂花叫落桂花。这个“落”字，着实古风古雅。一时间，一些咏桂花的诗句纷至沓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日夜桂花落，行人去悠悠”“月午山空桂花落，华阳道士云衣薄”“飘香十里桂花落，如诗如画醉心田”……句句都有一个“落”字。

我一直以为桂花雨有两种，催花雨和桂花瓣雨。

催花雨就似桂花的勾魂雨。桂树蓄势待发之时，桂花含苞待放之际，要发不发、要放不放的关头，一场如酥的细雨。细雨不是小雨，这细雨似有若无，叫牛毛细雨，或叫绣花针雨，细雨寅到，桂花就卯发。细雨润桂无声，桂花却万花齐发，浓香袭人。

桂花瓣雨。花盛之时，必有花落。落花是桂花一生中最盛大的典礼。有一年花季的一天，我站在桂花树下等人，经历了一场活生生的桂花瓣雨。那场桂花花瓣的落，不是纷纷扬扬、杂乱无章地落下，而是一阵阵、整齐划一地落下。好像有花神在喊“落”，于是落下一批。无数朵同时直直地落下，没有哪一朵提前一秒，也没有哪一朵滞后一秒，绝对的整齐划一。片刻，似乎又有花神在喊“落”，又重复前情。当时秋阳还有点燥，我站在桂花树下，避免阳光照晒。当时更没有起风，非常安静，安静得我能听见花瓣落下的“扑扑”声。我当时感到无比的神奇。

无论是勾魂催花雨，还是桂花瓣雨，都需要一个“落”。没有这一个“落”，一切都无从谈起。

打桂花的“打”字，既响亮，又有力量，在修辞学上似乎有点粗糙。在生物伦理学上，又有点粗暴。

落桂花，即使是打落的桂花，也是突出了落的结果，淡化了打的外力干预。

落桂花，是一段自然的完美修行。桂花成熟了，它要落到人间来服务人类，或者，它要落到泥土里，完成生命的一个终点，或开启生命的一个起点。

生活艺术（三章）

□ 高低

修炼

在古老天地间，修炼是灵魂与自然的深刻对话，如生命之花缓绽。

晨曦微露，修炼者步入自然，身心共融，经历身心的双重磨砺与洗礼。

山风轻吟，日月精华滋养心田，心灵渐趋空灵深邃，包容万物。

修炼之路漫长艰辛，却铸就坚韧与毅力，于孤独中寻自我，困境中破极限，领悟生命真谛。

这是一场内心之旅，喜悦与悲伤交织，迷茫与顿悟并存，修炼者自省前行，心灵回归纯净。

夜幕下，星空浩瀚，修炼之路无尽头，但心怀敬畏与向往，他们以平和坚定之心，继续探索未知，攀登高峰，书写无悔人生传奇。

修炼，终为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人生旅途留下无悔足迹。

留白

岁月长河中，留白不仅是艺术的淡墨，更是心灵的静谧。

晨曦留白，温柔告别过往，憧憬未来，心灵在混沌与清晰间寻纯粹。

园林石径留白，彰显自然之美，人心随之空灵，烦恼消散。

人生亦需留白智慧，于忙碌中寻宁静。书页与日常间留白，思绪飞翔，情感沉淀。

夜色留白深邃，月光星辰引人深思，泡茶静坐，心灵与天地对话，执念释然。

留白，生命最美风景，无需修饰雕琢，如无言诗画，待有心人感悟。

学会留白，给生活空间，心灵自由，生命之树将更加繁茂。

低眉

在时光里，低眉是温婉的姿态，蕴含深情与谦逊。

春日繁花下，低眉轻语自然；夏日蝉鸣中，低眉静享宁静，抚慰烦躁；秋风落叶时，低眉回顾岁月，期许未来；冬雪覆盖，低眉寻觅温暖，内心坚定。

低眉，是生活态度，内心修行，教我们于喧嚣中寻宁，浮躁中持清，平淡中见美。

它以温柔谦逊之心，感知世界，拥抱生活每一刻。